



SFW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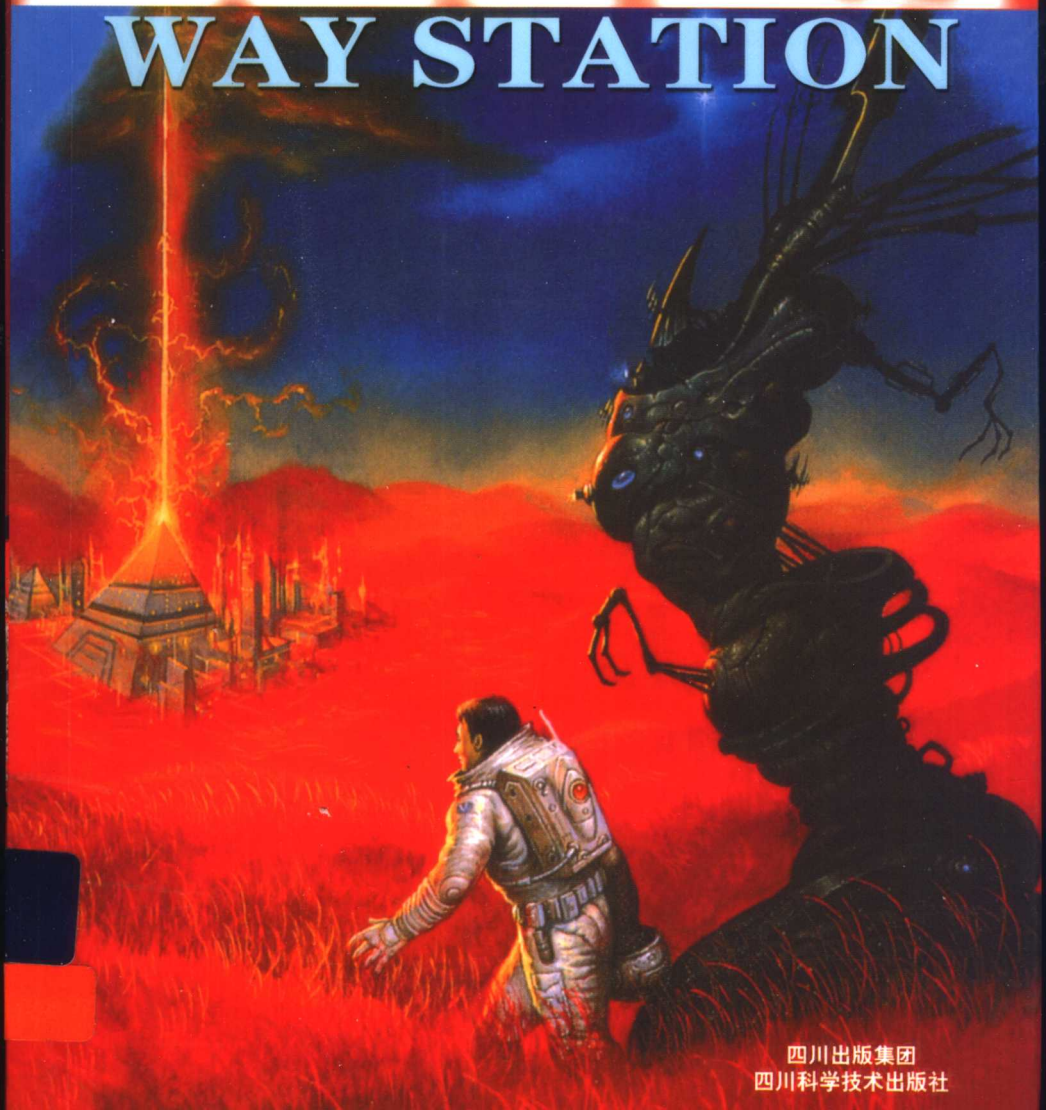
短长篇系列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获奖作品

[美] 克利福德·西马克 著 陈珠珠 译

星际驿站

WAY STATION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获奖作品

星际驿站

世界科幻大师
丛书
短长篇系列

姚海军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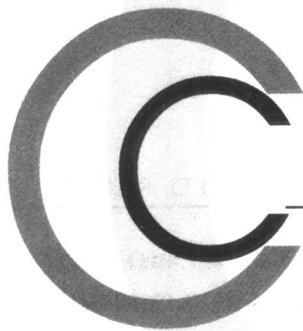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蓝仁哲（著名翻译家，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著名翻译家，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CLIFFORD D. SIMAK

美国科幻的田园诗人——

克利福德·西马克

在美国科幻大师级人物之中，克利福德·西马克显得过于低调，获奖的次数也不算多(共获得三次雨果奖、一次星云奖)；但是，他对科幻文学的贡献却是巨大的——他开创了一个流派，赋予了科幻小说更多的人文内涵，以至于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科幻大师罗伯特·海因莱因如此断言：“读科幻小说，就必须读西马克；不喜欢西马克，就算不上真正喜欢科幻小说。”

西马克1904年8月3日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米尔维尔，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系。1929年，西马克结婚，同时从一名教师转变成为新闻工作者。此后，他在美国中西部的许多报社中从事过编辑工作，包括明尼苏达州最大的报纸《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从

CLIFFORD D. SIMAK





LIFFORD D. SIMAK

1949年起，他成为《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的子报《明尼苏达之星》的新闻编辑；从1961年起，他又担任了另一份子报《明尼苏达论坛》的“阅读科学”系列栏目的策划人，并一直干到1976年退休。因在科学推广普及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西马克于1967年获得了明尼苏达州科学协会奖。

西马克的科幻创作生涯始于1931年。他的第一篇科幻小说《红太阳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Red Sun*)刊登在雨果·根斯巴克创办的《奇异故事》(*Wonder Stories*)杂志上。但从1933年起，他几乎完全退出了科幻界。1933年至1937年期间，他惟一发表的科幻小说是《造物主》(*The Creator*, 1935)，这是一篇具有极强宗教内涵的小说，在当时可以算作标新立异之作。直到1937年约翰·坎贝尔开始重新界定美国的科幻文学之后，西马克才再次投入了科幻创作，其作品经常出现在《惊奇故事》(*Astounding Stories*)等科幻杂志上。

西马克一生创作的长篇作品超过25部，还有大约300个短篇故事，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时间悖论、永生、时间旅行和平行世界等等。由于受到E·E·史密斯的影响，西马克的早期作品，如《宇宙工程师》(*Cosmic Engineers*, 1939)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超科学(*superscience*)色彩。但西马克很快就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创造出了温馨自然、田园诗般的科幻意境。

在典型的西马克式小说中，外星人一般都不是在入侵地球，而是悠然自得地坐在威斯康星乡间的门廊里与主人公一起喝啤酒。西马克对此解释道：“我之所以不愿描写外星人入侵，是因为我相信地球不大可能被外星人入侵和占领。在我看来，如果一个种族的技术已经达到可以支持他们进行外太空旅行，那么这个种族的思想也就应该相当成熟，不会产生去征服另一个智慧种族的念头。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征服其他星球的经济需要，因为如果他们能进行外太空旅行，那他们使用的能源一定不依赖于行星上的自然资源。”

由于西马克的科幻小说中充满了诗意和优美的乡村风光，他因此成了“田园科幻小说”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同时也被誉为约翰·坎贝尔科幻黄金时代中“最富人道主义精神的科幻作家”。

将西马克的这种写作风格和精神理念发挥到极致的，是他1964年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的小说《星际驿站》(Way Station)。在这部小说中，西马克倡导包括人类和外星人在内的不同种族在人性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和谐相处的观念，同时也流露出了对纷争不休、缺乏宽容的人类文明的担心；而小说的主人公华莱士，既诚实、谦虚、崇尚科学，同时又孤独寂寞，力图以个人之力挽救人类的命运，这一孤军奋战的英雄式人物形象，让所有读者不能不为之动容。尽



管这部小说属于广义上的“太空歌剧”范畴，但它的主旨却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因而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科幻经典名著之一。

除《星际驿站》之外，西马克的代表性作品还包括《城市》(City, 1952)和《群星的遗产》(A Heritage of Stars, 1977)等，它们同样是科幻史上少有的杰作。

进入晚年后，西马克仍然笔耕不辍，并且在短篇方面仍有突出表现，但他的长篇作品的质量却有所下滑。后来，在朋友的支持下，他还进行了一些奇幻小说方面的写作。1988年4月25日，西马克逝世于明尼阿波利斯。

1977年，因为在科幻领域的杰出贡献，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SFWA)授予西马克终生成就奖——大师奖，这是一个科幻作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对于西马克的地位，美国著名科幻作家詹姆斯·冈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如果没有西马克，科幻小说就会缺少最富人道主义精神的组成部分，缺少一位最富于同情心的发言人。西马克所代表的是普通人的智慧，贴近泥土的生活的价值。”

事实证明，西马克的小说不会随时代的变迁而丧失价值，读者永远都能从他的文字中有所领悟，得到启迪。



第一章

喧嚣归于沉寂。硝烟散成一缕缕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满目疮痍的大地。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残破的栅栏和被炮火劈开的树木。并非和平的寂静降临于这片方圆几平方英里的土地，而在不久前，这里还充斥着人群，他们满怀人类恒古长存的怨愤，用由来已久的办法以搏斗解决争端。他们嚎叫着，撕裂对手的肉体，耗尽精力，然后撤退，瓦解。

那时，喧嚣似乎将永远持续下去，永无尽头。雷鸣般的炮声响彻天际，从一边地平线轰隆隆滚向另一边；还有战马凄切的嘶鸣，人类低沉的怒吼，弹片尖锐的啸叫；时而一道灼热的火光，金属弹体破空飞舞；战地狂风中，骄傲的战旗在猎猎作响。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战场上一片死寂。

但寂静不属于这里，不属于这一天。它很快便被打破了。痛苦的呻吟声、要水喝的乞求声、为战死者的祷告声……哭叫、呼唤、呻吟，夏日艳阳下，这些声音往往持续很久。那以后，那些蜷缩的人影将渐渐安静下来，一动不动，散发出让行人恶心欲吐的腐臭，战地将出现一片片浅浅的坟茔。

这里的麦田不会有人收割；来年春天，这里的树木不会绽放新芽；通向山岭的坡地里不会听到笑语人声。只有一个个荒凉的坟包控诉着战争的徒劳，生命的丧失。



许多大名鼎鼎的名字现在更加响亮了，但保留在岁月长河中的也不过是几个名字而已：铁旅，第五新罕布什尔团，第一明尼苏达团，第二马萨诸塞团，第十六缅因团。

还有伊诺克·华莱士。

此刻，他端着打坏的滑膛枪，双手满是燎泡，脸被硝烟熏得乌黑，鞋上的泥土、血污凝成厚厚的一块。

他依然活着。

第二章

欧文·哈德威克博士令人厌烦地搓动着一枝铅笔，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办公桌对面的那个人。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找我们。”哈德威克说。

“噢，你们是国家科学院，所以我想……”

“而你们是情报局。”

“请注意，博士，如果你愿意，我们完全可以将这次访问看作是非官方的。你就把我看作是一位遇到了麻烦而前来找你帮忙的市民好了。”

“我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不知该怎样帮你。你说的这件事情过于含糊，而且缺乏依据。”

“该死！伙计，你总不能否认我手中掌握的这些证据吧。”克劳德·刘易斯说。

“好吧，”哈德威克说，“让我们从头谈起，一点儿一点儿地来分析。你说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那人名叫伊诺克·华莱士。”刘易斯说，“他的实际年龄已经一百二十四岁了。1840年4月22日，他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里，离米尔维尔镇才几英里。他是杰迪戴亚与阿曼达·华莱士夫妇的独生子。当亚伯拉罕·林肯招募志愿兵时，他是第一批应征入伍的人之一。他参加了铁旅，1863年这个旅在葛底斯堡基本上被





歼灭了，但华莱士却设法转到了另一支作战部队，在格兰特将军的指挥下一直打到了弗吉尼亚。直到战争在阿波马托克斯结束，他一直都在军队里……”

“你对他的情况真是了如指掌。”

“我查阅过他的档案，那是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的兵役档案。其他一些情况，包括他的退伍时间等，是在华盛顿查到的。”

“你说他看上去好像三十岁？”

“他这样子绝对不会超过三十岁。”

“但你还没有跟他交谈过。”

刘易斯摇了摇头。

“也许是你弄错了。要是你搞到了指纹……”

“在南北战争期间，人们没有考虑过用指纹来鉴别身份。”刘易斯说。

“参加过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名老战士在几年前去世了。”哈德威克说，“而那人是南部联军的一名鼓手。我想你一定是搞错人了。”

刘易斯摇摇头，“当我接受这项任务时，我也认为是搞错了。”

“你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任务？情报局怎么会插手这件事情呢？”

刘易斯说：“我承认这事有些奇怪，不过它牵涉到许多问题……”

“你是指长生不老吧。”

“或许你和我都想到了这一点，有这种可能，但可能性极小。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是一件怪事，值得调查一番。”

“但情报局……”

刘易斯咧开嘴笑了。“你在想为什么不让一个科研机构来搞？”

从逻辑上讲，我想这件事应该是由一个科研机构来负责。但情报局已有一人卷入此事，那人当时正在威斯康星度假，他在那儿有些亲戚。在离他住处大约三十英里外的地方，他听到了一些传闻。一些非常模糊的传闻，完全是别人随口说出的。于是他便对这事进行了调查。尽管他发现的并不多，但也足以使他相信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有件事我不太明白。”哈德威克说，“那个叫华莱士的家伙怎么能在一个地方生活一百二十四年而又没有成为众所周知的名人呢？你能想像报界知道此事后会有什么反应吗？”

“我一想到此事就不寒而栗。”刘易斯说。

“你还没有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不太容易解释。”刘易斯说，“你必须了解那个地区 and 那里的人。威斯康星州的西南部有两条河，西边是密西西比河，北边是威斯康星河。在两条河之间有一片平坦而宽阔的草原，那儿土地肥沃，到处是富裕的农场和繁华的城镇。但靠近河边的土地却崎岖不平，有高山、峭壁、深谷和悬崖，还有一些山坳和与外界隔绝的地区。这些地方交通不便，居住在那里那些崎岖不平的小农场里的人，与其说生活在二十世纪，倒不如说还生活在一百年前的拓荒时期。当然，他们也有汽车和收音机，而且可能有一天，他们还会有电视机。但他们的思想非常保守，排外情绪很浓——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这样。

“过去曾有一个时期，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地区有过不少农场，但今天想要单独一个人在农场里生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因经济窘迫，逐渐背井离乡，他们纷纷出售自己的农场来换取任何可能得到的东西，并迁往其他地区。他们大都流向城市，在那里他们能够谋生。”

哈德威克点点头，“当然，那些留下来的人是最保守、最排外

的了。”

“不错。现在，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归那些无意从事耕作的人所有。他们从不照管那些土地，只是偶尔养上几头牛，仅此而已。对那些需要减免税额的人来说，这办法确实不错。在地产银行^①盛行时期，许多土地已在银行作了抵押。”

“你的意思是，这些落后地区的居民达成了某种保持缄默的密约吗？”

“如果称其为‘密约’，未免显得过于正式而复杂了。这只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是某种陈旧的、根深蒂固的‘拓荒者哲学’的继承人。这些人遗世独立，既不喜欢别人打扰他们，也不喜欢去打扰别人。假如有人想活一千岁，这也许是个奇迹，但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事；这个人或许还想单独生活，不愿被人打扰，这也是他个人的事。也许其他人会相互谈论此事，但他们决不会告诉外人。假如外人想跟他们谈这件事，他们就会感到非常不满。

“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便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华莱士依然保持着青春，而他们却日渐衰老。最初肯定也有惊讶，但这种感觉逐渐消失了，甚至他们相互之间也不太谈论这件事了。后辈接受了这一事实，那是因为他的前辈觉得这件事并不奇怪。不管怎样，人们不常见到华莱士，因为他完全不跟别人交往。

“在附近一些地区，即使人们想到这件事，也只是把它当作某种传说而已——被认为又是一个不可信的荒谬故事罢了。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仅仅是黑谷深处的一个笑话罢了，就像里普·万·温克尔^②一样，没有一点儿可信之处。假如有人想调查这件事，他便会显得极为可笑。”

①地产银行：一种收受地产抵押而给予长期贷款的银行。

②美国作家欧文的小说《里普·万·温克尔》中的一位在峡谷中沉睡了二十年的主人公。

“但你的人不就作了调查吗？”

“是的，你别问我为什么。”

“但那人并没有被指派继续调查此事？”

“他需要去其他地方工作。再说那里的人已经知道他的底细了。”

“那你呢？”

“调查这件事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可你现在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并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现在的问题比刚开始时反而更多了。”

“你已经见过他了吧？”

“见过多次了。”刘易斯说，“但我从没跟他交谈过。我想他并没有发现我，他每天去取邮件之前总要散散步。要知道，他从不离开那个地方。邮递员给他带些他所需要的东西，如一包面粉，一磅咸肉，一打鸡蛋，一些雪茄，有时还带些烈酒。”

“但那肯定是违反邮政规定的。”

“当然啦。可邮递员们这么干已有好多年了，只要无人声张，这样做并不会带来什么坏处。而确实也没人会声张。这些邮递员也许是华莱士仅有的朋友。”

“我认为这位华莱士是很少干农活的。”

“一点儿也不干。他有一个小菜园，他只种种菜而已。那地方已经有些荒芜了。”

“可他必须生活，他必须从某个地方搞到钱。”

“是的。”刘易斯说，“每隔五天或十天左右，他就把一些宝石送往纽约的一家商店。”

“这合法吗？”

“如果你指这些是不是难以出手的赃物，我想不是。但假如有



人想就此立案，我猜这里面肯定有违法之处。他并不是刚刚开始把宝石送出去，很久以前他就这么干了。尽管法律在改变，但我猜华莱士和买主双方都始终没把法律当一回事儿。”

“难道你们也不管吗？”

“我曾查过那家商店，”刘易斯说，“他们非常紧张。但我知道，他们一直在骗取华莱士的财宝。我叫他们继续收购他的宝石。我对他们说，如果有人到店里调查，就让调查的人直接来找我。我还告诉他们要严守秘密，一切都得照常进行。”

“你是不想让人把华莱士吓跑了吧？”哈德威克说。

“你说得对极了，我不想有人把他吓跑。我要邮递员继续扮演送信的角色，还要纽约的那家商店继续收购宝石。我想让一切都跟原来一样。在你问我这些宝石是从哪儿来的之前，我先告诉你，我不知道。”

“也许他拥有一个矿。”

“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矿。他的钻石、红宝石和绿宝石，全都是从同一个矿里来的。”

“按他现在出售宝石的价钱来看，我估计他的收入一定很可观。”

刘易斯点点头说：“显然，他一花光了钱，就送去一批宝石。他并不需要很多钱。根据他所购买的食物来看，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但他订阅了大量的日报、新闻杂志和十几种科学杂志。他还买了许多书。”

“都是技术书吗？”

“当然，有些是技术书，他主要是为了跟上新的发展，那都是些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之类的书。”

“但我不明白……”

“当然你会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他又不是是一名科学家，至少

他在科学方面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前上学时，他有许多东西没学过，那时没有今天这种科学教育。而且，他那时所学的一切在今天无论如何是不会有有多大用处的。他只上过小学，就是那种仅有一间教室的乡村小学，并在一个所谓的专科学校待了一个冬天。那所专科学校在米尔维尔镇仅仅开办了一两年。恐怕你不知道，在十九世纪中叶，那所学校的水平是大大高于普通学校的。可见，华莱士是个相当聪明的年轻人。”

哈德威克摇摇头说：“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所有这些你都已经核实过了吗？”

“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调查，因为我不想让别人发觉。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华莱士经常写些东西。他常购买装订考究的大日记本，而且一买就是好几本。他买墨水也是按品脱计量的。”

哈德威克从椅子上站起来，继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刘易斯，”他说，“要是你刚才没对我出示你的证件，而我又没有看过你的证件，那我可能会把这一切当成是一个非常乏味的玩笑呢。”

哈德威克回到椅子处重新坐了下来。他拿起那枝铅笔，用手掌将它重新搓动起来。

“关于这件事，你已调查了两年。难道你还没有主意？”他问。

“一点儿也没有。”刘易斯回答说，“我对这一切完全不明白，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

“请再告诉我一点儿有关他的情况，就是战争结束后的情况。”

“当他不在家时，他母亲去世了，”刘易斯说，“他父亲和邻居就将她埋在农场里。当时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华莱士获准休





假，但没能及时赶回家参加葬礼。当时人们不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而且当时的交通也不方便。后来华莱士又重新返回了战场。据我所知，这是他惟一的一次休假。他父亲开始独居，并独自耕作，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据我了解，那个老头儿是个很能干的农夫，在当时，他算得上是个绝无仅有的好农夫。他订阅了一些农业杂志，他的思想比较合乎潮流。他还对轮作制和防止土壤板结这样的问题很感兴趣。按照现代标准，那根本算不上是个农场，但他不但让老华莱士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使他做到略有盈余。

“后来伊诺克从战场返回了家园，父子俩一起耕作了一年左右。他父亲买了一台收割机，就是那种用马拉的新玩意儿，上面装有一根能割干草和谷物的镰刀。当时收割机是比较先进的，它比长柄镰刀可强多了。

“一天下午，老人外出割草时，他的马儿们却四处乱跑。一定是什么东西让它们受惊了。伊诺克的父亲被摔出自己的座位，刚好摔在收割机的镰刀上。这种死法太惨了。”

哈德威克流露出一种厌恶的表情。“真可怕。”他说。

“伊诺克跑出去收拾父亲的尸体，他将尸体搬回家里，然后他拿起枪便去寻找那些马。他在草地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它们。他将那两匹马打死之后就离开了。这都是真的。多年来马的骷髅仍然躺在被打死的地方，直到马具全部腐烂了，它们还套在收割机上呢。

“后来，他回到了屋里，搬出他父亲的尸体。他将父亲的尸体洗干净之后，替他穿上一套上等的黑西装，然后将他安放在一块木板上。接着他到牲口棚去做了一口棺材。随后，他借着提灯的火光，在母亲的坟前挖了一个墓穴。后来，又回到屋里坐在父亲的身旁。天一亮，他便将父亲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一位近邻。那邻居又去通知了其他人，有人还请来了一位牧师。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为他父亲举行了葬礼。随后，伊诺克便回到了家里。打那以后，他

一直住在家里，但从来不干农活儿，除了偶尔照顾一下他的菜园之外。”

“你刚才对我说那里的人不愿跟陌生人交谈，可你好像已经解了不少内情。”

“这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我是慢慢地进入他们中间去的。我买了一辆破车，把它开到米尔维尔镇，并放风说自己是来寻找人参的。”

“你说是干什么的？”

“是寻找人参的，人参是一种植物。”

“对，我知道。但这种东西在市场上已有多多年不见了。”

“偶尔还有一点儿小市场，那些出口商会收购一些。不过我也寻找其他的草药，并且假装自己对草药和它们的用途有着丰富的知识。‘假装’一词实际上用得不得当，我曾专门对草药作过一定的研究。”

“只要装出一副头脑简单的样子，他们就会理睬你了。”哈德威克说，“装出一种缺乏文化素养，但又无冒犯之意，或许头脑还有些糊涂的样子。”

刘易斯点点头说：“调查工作进行得比我想像的甚至还要更好。我只是来到他们的周围，他们就跟我聊上了。我甚至还真的找到了一些人参。那里有一户人家，就是费希尔一家，他们住在华莱士农场下面的河边，而华莱士的农场则位于河的陡岸上。费希尔与华莱士两家在那里住了几乎同样长的时间。不过，费希尔家与华莱士家完全不同。他们属于猎杀浣熊、捕捉鲑鱼、夜间煮食的那种部落。费希尔一家发现我跟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跟他们一样得过且过，对一切都无所谓。夜间我常助他们一臂之力，跟他们一道煮食，一起喝酒，有时还帮他们兜售食物。我还同他们一起捕鱼，一起打猎，并跟他们坐在一起聊天。他们也告诉了我一两处有可能找

